胸藏家国志 家风润后人

——忆先祖父二三事

徐永扬

祖父离开我们，整整十年了。昨夜梦里，我又回到丰县范楼镇的老院子。土墙斑驳，墙上那幅他亲笔写的毛笔字还在——“庭植花蔬果，胸蕴海江河”，字体清瘦端方，一如他这个人。醒来许久，窗外风声入耳，恍惚间，竟像是他在喊我小名。

祖父生于1929年。他这一代人，是从旧中国的积贫积弱里走过来的，亲眼见过山河破碎，深知家国蒙辱之痛。新中国成立之初，百废待兴，他把一腔家国深情，默默写进了四个子女的名字里。大姑出生，取名“雪华”，是要雪耻中华；二姑出生，取名“爱华”，是要爱我中华；大伯出生，取名“鹏华”，是盼祖国如大鹏展翅、蒸蒸日上；我父亲最小，取名“新华”，是祝愿同心建设一个崭新的中华。雪华、爱华、鹏华、新华，四个名字依次排开，便是一位普通父辈写给新中国最质朴的心声。爱国于他，从不是挂在口头的空话，而是融入血脉、要代代相传的家风底色。

在祖父心里，读书是立身之本，兴学是桑梓之责，兴学育才是守好家风、回报乡土最重要的事。他常说，国家要强盛，家乡要兴旺，根子在教育。1988年，故乡范楼镇京庄小学筹建图书馆，多方筹措资金后仍有缺口。祖父一辈子省吃俭用，硬是拿出全部积蓄600元捐给学校。在那个年代，这笔钱是他起早贪黑、铢积寸累攒下的家底。我还记得，他的刮胡刀片反复打磨，用到薄得快要断裂也舍不得换新。自己百般节俭，可事关乡里孩童读书，他却毫无迟疑。他总叮嘱晚辈，读书不只是为自家谋出路，更是要知家国、明担当，把本事用来造福乡邻、报效国家。

他自身读书有限，却把崇文重教、心怀家国的种子，早早播撒在孙辈心中。1988年冬天，天寒地冻，屋檐垂着长长的冰凌。屋里灯光昏黄，他把年幼的我揽在膝头，一字一句教我诵读《诗经》：岂曰无衣？与子同袍。王于兴师，修我戈矛，与子同仇……

他乡音浓重，读得却格外郑重铿锵。彼时我年纪还小，尚不能完全读懂诗句背后慷慨赴难、同心御敌的厚重，只记住了他认真的模样。长大以后才明白，祖父教我读这首诗，正是借先民共御外侮的赤诚，在我心底埋下家国同心的种子。这是祖父给我上的第一课，也是我们家风传承的开篇。

祖父立身行事，最看重一个“公”字，清白无私是他留给全家的规矩。上世纪50年代物资匮乏，粮食格外金贵，家里四个孩子常常吃不饱饭。那时他在公社担任会计，看管粮库，有无数便利的机会，却从未私拿一粒粮食补贴家用。祖母说起往事，总忍不住心疼流泪，他却只是平静地说：“公家的东西，半分都不能动。”他时时告诫子女孙辈，做人要守本心、存公道，不贪分外之利，不做亏心之事。这份坦荡正直，随着家风一代代传下来。如今，我们兄弟姐妹岗位各不相同，却始终谨记：要做守规矩、有底线的清白人。

祖父是乡里敬重的长者。他写得一手好毛笔字，逢年过节，邻里的春联大多出自他手。谁家遇到难事，他都愿意搭把手，帮忙办事、调解纠纷，从不计较酬劳。村里修路、整理村史，他都热心奔走。他还牵头组织彭城徐氏续修家谱，丰县、沛县、铜山等地族亲敬重他，推他主事，慎终追远，维系家族根脉。

2012年，祖父身患肺气肿，病痛缠身、步履艰难，依旧不忘鼓励后生向学，这份热忱朴素动人。听闻邻居家孩子考上大学，他隔着院墙高声叮嘱，嘱咐孩子好好求学，拼着力气扔过去两百元钱。

他一生清贫，没有积攒丰厚家产，却留下最珍贵的传家之宝：爱国崇文、勤俭自持、公道无私、体恤乡邻。这不是刻在木牌上生硬的家训，而是他用行动日复一日践行的准则，在朝夕相处里浸润着一家人。

十年光阴倏忽而过。老院几经修缮，祖父的身影再也不见，可他留下的家风，从未远去。家风是一条绵长的溪流，从祖父那里，传到父辈，再交到我们手上。如今我也为人父母，常常把祖父的故事讲给孩子听，把当年读过的诗句、听过的道理，慢慢讲给下一代。我渐渐懂得，家风传承，不靠反复说教，靠的是言传身教，一辈人照着样子好好做人，再把这份初心接续下去。

怀念祖父，不必一味沉湎悲伤。最好的追思，便是守住他传下来的本心：心怀家国、笃学向善、待人宽厚、行事坦荡。“庭植花蔬果，胸蕴海江河”，这十个字当年由祖父写在老屋墙上；往后漫长岁月里，我们一家人，会把它好好放在心里，一代一代，继续传下去。

越红尘

月嘉关

（接上期）

阮子衿见到周克后心中一惊，停手道：“苍北一别，周兄还是老样子啊。今日之事与你无关，倘若要与我比武的话，改日再约。”

周克哈哈笑道：“三年前在苍北与你比武时，我被你的三星锤迷烟所害，幸遇世外仙尊所救，否则我早已死在你手，你说我会错过今日吗？”周克在说话时竟然一声都没有咳嗽。

阮子衿冷笑道：“看来你定要蹚这趟浑水！三年前是你命大，今日看谁来救你！”说完从怀中掏出三星锤。

周克向郭小玉道：“郭姑娘请退后，我来会他。”说话间自后背抽出一对金瓜锤，他这锤子与一般锤子不同，锤头如拳头般大小，锤头四周有数个大小不一的菱形孔洞。

阮子衿突地将三星锤向周克打去，三颗小星排成一条直线向周克的胸口打出，临近胸口时，三颗小星突地分散开来，向周克的上中下三路打去，他这招叫三星漫天。周克早有准备，他将双锤护住前身只听得“铛铛”之声四起，三颗小球均被双锤打得飞了回去。阮子衿手腕突地在空中划了半圈，三颗小球顿时聚在一起向周克飞来。

周克冷笑道：“好一个三星聚首，看锤！”随即飞身而起用双锤向三颗小球夹击打去。三颗小球原本是分散开的，在双锤夹击之下均被阻住方向。阮子衿变招迅捷，随即变作一招三星无疆向周克的下身打去，周克身体临空向后飞出，躲过此招。阮子衿惊呼道：“柳絮乘风，你竟然也会此招！”他口中虽在惊呼，手上却并未停歇，又使出一招三星在隅向周克攻去，周克挥舞双锤使出呼啸神功向阮子衿的三星迎去。

阮子衿与周克棋逢对手，不知不觉之间已斗了一百多个回合。周克的双锤舞动之时，空中尽是阵阵虎啸之声。郭小玉暗道：“原来他病虎之名是如此得来的。”

阮子衿见久战不下，只得使出绝招三星惊变，周克识得此招的厉害，因此急忙止住呼吸将身体向后跃去。饶是如此，他的眼中也粘上了一缕迷药。他的眼睛顿时昏花起来，急忙舞动双锤将身体周身护住。阮子衿哈哈笑道：“如今你的眼睛已经瞧不见了，看你还能撑多久。”说完，抖动手腕向周克攻去。

郭小玉听到阮子衿的话后，叫声不好，急忙飞身向阮子衿攻去，向周克道：“我来助你。”

周克稳住身形，用手揉了揉眼睛道：“小心他的迷药！”

郭小玉的剑与三颗小球一触即开，她娇声斥道：“我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剑术。”说完，使出吕思独创的青竹剑法。阮子衿只见漫天剑影向自己袭来，急忙使出三星在天相迎。

二人你来我往斗了五十余个回合，此时，周克的眼睛逐渐清晰起来，跳入战圈与郭小玉并肩作战。

阮子衿一人独斗两大高手，体力渐渐不支，他数次要使出绝招三星惊变俱在郭、周二人抢攻之下无法使出。

房婷一直在旁边观看着，见阮子衿渐落下风，犹豫了片刻后，突地抽出长剑向郭小玉刺去，郭小玉只得转身相迎。四人两对又斗了四十余个回合，房婷逐渐抵挡不住，被郭小玉打得狼狈不堪。

阮子衿突地大声叫道：“停！我们大家都停手吧！”

周克笑道：“星圣也会认栽吗？”

阮子衿声音变得清脆起来，咯咯笑道：“我们原本也无多大仇怨，何必非要拼个你死我活呢？俗话说冤家宜解不宜结，我们自此握手言和怎样？”

周克哈哈大笑道：“我周克也非小气之人，既然星圣愿意化解干戈，我并无异议。”

郭小玉一剑将房婷击退后，说道：“我也同意星圣之言。”

房婷累得香汗淋漓，垂首不语。阮子衿瞧着房婷笑道：“关键时刻还是你最心疼我，乖宝宝我们走吧。”向郭小玉和周克抱拳道：“改日请二位抽空到敝帮一聚，告辞！”

周克抱拳道：“多谢星圣美意，日后再会。”

阮子衿掉转马头，带着房婷等人打马离去。（未完待续）



投稿邮箱：3304315815@qq.com

等一床被子晒透

君故

初冬的一个早晨，我从柜子里抱出一床棉被。母亲摸摸被面，又望向阳台，说：“太阳还没过来，等会儿再晒。”

我下楼买早餐回来时，母亲已经擦好了晾衣杆，找出几个夹子，说：“去年刮风，被子掉下去过一次，幸亏落在楼下的雨棚上。” 我和她一人拎着两个角，把被子搭到杆上。被面是蓝底白花的，有一处补丁，颜色深一些。“这布看着眼熟。”我说。“你的那件衬衫，袖口磨破了的。”她把补丁处扯平，“你那时候说颜色太深，穿着显老。”

将近中午，母亲坐在门边择菜，择一会儿，抬头看一眼被子。我在旁边帮她掐菜叶，掐快了，带下来一截嫩茎，她从盆里捡回去，说这个也能吃。

吃过午饭，我去阳台收被子。母亲跟过来，按住被面摸了摸：“再翻一面吧。”下午，阳光慢慢移开了。母亲说差不多了，我们便把被子抱进屋，铺在床上。她拉着这头，我拉着那头，抖了两下，被角才对齐。

整理被套时，我发现有颗扣子松了。母亲从抽屉里拿来针线，坐在床沿上缝。我把那一角拉住，她低着头，一针一针地穿过去。线有点长，她抽到一半，抬头看了我一眼：“别松手。”

我说：“拉着呢。”

夜里钻进被窝，我摸到那块补丁。针脚高高低低，沿着布边绕了一圈。白天我们一起晒被子、择菜……说的都是些家常话。往后的日子，我想多留几个这样的下午，陪母亲坐一会儿，说几句闲话。